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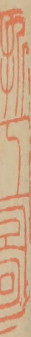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鳥狀錄卷七



浙江圖書館



鴻猷錄卷七

京山

館
縉雲鄭文茂
校正



封國燕京

書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 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

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舊為北平

布政使司城池宮殿仍元舊 推易瓦色十一年十一月定

諸王宮城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

營造不得引以為式二十三年庚午 文皇帝既之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勅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
分道北征殘虜秦王晉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
等出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秦王上言 文
皇帝不遵節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廉知其情
獎勵之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圖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
皇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
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撰對大不稱旨復以命 文
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群臣多諫沮之劉
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乃止二十八年乙

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產嘉禾異穎同穗其三幹合為
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進群臣表賀 太祖大喜為詩一
章賜之首言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
撫民治兵之畧中言天錫豐年之屢史書垂戒之嚴明堂
裡薦之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
之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
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
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予大王戴蓋言王上

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祖乞廣孝得之廣

孝至燕邸薦郵人素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之至命使者

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

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

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

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

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

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

通鑑卷之十一 統登舟家召入却三十一 年戊寅閏五月

道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乙酉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皇帝位哀詔至諸王
入臨會葬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
之詔置不問

書

論曰我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文皇帝之必嗣大統
文豈不知建文君之牽於文義非可以紹新造之邦邪觀
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大怒其喜怒豈
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以欲易儲而不果蓋
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業之主其所為即後世之

所程法况繼體垂統大事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
 不符也盖欲易儲者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
 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况有秦晋二王
 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
 言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扁鑰甚密戒曰臨難
 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魯楊應能度牒及披剝具耳
 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為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
 資天命兆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所興孰能禦之况

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損壞

大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傳
柔之過而隳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
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夷虜懾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書

靖難師起

圖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既即位詔改明年為建

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擢太常
卿尊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為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宣
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鎮安天

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閉白親王
知乃殺建文君立諸王皆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
之喪 成祖入臨以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廷勅之詔不問
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相代
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檣朝建文君患之謀諸恭等
恭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恭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之言
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恭謀之恭曰燕握
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

畜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畜矣乃命李景隆以兵至
河南迫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
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問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
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真異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彰露
不可不亟畜之復召齊恭問曰今欲畜燕燕王素善用兵
計將安出恭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為名遣將戍
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畜也建文君
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諫貴為都
指揮使察燕邸動靜畜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建文君遣

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道之魏國公徐輝祖 成祖文皇
后同產元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密告之大見信用二
年己卯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
為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
為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
督耿璣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
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採訪使分巡天下都
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為之備三
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

邸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關童等

郟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郟胡騎指揮閔童等
入京師命都督徐覲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璫練兵于山海
關密勅張昇謝貴使嚴為之備四月高皇帝小祥成
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不宜偕往成祖曰令朝
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
得先為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
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
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
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

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且具

得京師動靜達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削其護衛又以

湘王相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

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

面為王豈能辱奴輩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

告齊王博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

百戶倪諒上變告燕邸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係至京

皆戮之有詔誚讓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

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等入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昺等皆歎息茗誠密語昺非
真疾也曩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密有推戴
意成祖初令之卜廣孝以三錢授成祖密祝之始擲
一錢於案即視成祖曰殿下欲為帝乎成祖斥之曰
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所在又薦術士袁珙珙相
成祖法當為天子曰俟鬚及臍即正大位成祖日夕視
其鬚及臍矣召示之昂首謂曰吾鬚何如珙對曰鬚則及
臍矣殿下何仰首邪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為力稍

難耳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謫誕語多不
倫然事或竒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
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王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
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書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
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圖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
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
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
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死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
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無屯近地者日見迫脅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
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齊泰等即發符遣使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讎貴張島官畝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
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 成祖舊所
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宮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毋
疑問之信以告母驍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
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殊決亡何有勅使趣之信
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
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

床下 成祖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

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然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

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

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

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圖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

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即見 成祖曰

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

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

人各言曰臣為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集

諸臣密疏殿下欲謀火帝身皆建殿下用使令將至矣况

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將至矣脫
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
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
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
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讞貴張昂督諸衛
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與
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柰何朱能曰
先擒殺讞貴張昂餘無能為也 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
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昂付

所逮者貴曷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繙疾愈御東殿官偕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
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曷不來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
名姓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曷入 成祖曳
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跪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
之 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訶責貴曷等曰吾奉
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為離間又曰吾何病第
為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謙貴張曷并執葛誠
盧震等皆斬之貴曷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曷移時

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曷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
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
毋自苦今朝廷已以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
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
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
曰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帥玄帝
像也 成祖即披髮伏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我方齊黃建削奪策齊泰欲先

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
明知成祖難畜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
久泄情態盡見使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為備及世子
兄弟俱入朝在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
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測之險其為危亦甚矣而乎澄又
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之於乎澄之外而顧縱之於閨闈
之中雖至愚者不為也此豈非有鬼神佑隲其間而天將
啓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
我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

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為周之遷
則為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疆盛而欲為其中國謀亦
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
未及改元諸王桀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惇其日所講
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
我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
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吊
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成
祖亦曰彼貪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

用之則聖心釋然可知已又可以竦聞故而後之哉

轉戰山東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官成祖

靖難師起以誅齊恭黃子澄警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

署官屬以張玉朱詒丘福為勸指揮僉事擢吏李友直為

布政司叅議拜卒金忠為燕紀善下令諭將士曰予太

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姦臣謀害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

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

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

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
心毋違命於是叅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陳
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官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
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時都指揮馬宣
嚴兵守薊州成祖命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
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
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
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
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

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 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
 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 成祖然之遂
 親率兵命玉為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舉兵
 報遣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徇乃率眾三十
 萬先至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
 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
 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 成祖躬擐甲冒帥師
 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焉潘忠自莫州來援 成祖
 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眾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

定... 成祖... 鼓... 成祖...

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

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真定 成祖

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

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

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兵大敗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

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

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

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溇沱河炳文衆尚數

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

死者無算炳文死之

成祖賜書褒獎王能部卒薛祿以

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真定

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諜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

將攻北平

成祖與諸將議曰

北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

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徹矣乃馳援永平高等

望風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召聞耿炳文敗死遣

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黃湜為相畫軍事景隆依違顧望

駐師河間不進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

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

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亭關守備甚嚴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揮朱鑑死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分遣薛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亡何李景隆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不令速進北平城中得為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坝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

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祖居寧王於北

平諸將服 成祖謀筭如神 成祖曰偶中耳諸君所言

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

居庸關謀攻北平 成祖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

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瑱等

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遯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

遂令部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 成

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

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為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

也宋忠輕躁竄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謀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成祖乃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為先鋒懷來兵識其旗幟又見父兄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忠倉卒列陣成祖麾兵渡河大敗之忠奔入懷來城成祖率衆乘之入遂執忠并擒俞瑱斬首數千級餘衆悉降兵勢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敵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來援苦寒之地

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之兵法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
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荆關援大同 成祖乃
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
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
又遣中使賫斧鉞旌麾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
中人知其不祥乃復賜之四湖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
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
將進駐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

而違衆郭英老憊退縮平安慢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
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為也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
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况將帥不
專分数不明往者鄭村壩上之戰兵非不多逐之即敗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圖三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
甲兵糧餉適足為吾之資耳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
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過殺為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
以逸待勞 成祖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
至 成祖駐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

坐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球擊錚錚作聲弓絃皆鳴成
祖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帥師以朱能為前鋒己未日
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六十萬
彌百萬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瞿能奮勇衝之所向
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執日已暝兩
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
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
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
寬接戰平安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

王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
中保為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
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
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
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
稍却馬阻于隄幾為瞿能所及平安運槊馳捷所向無敢
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斫兩指未斷自斷
擲之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 成
祖合 成祖方為瞿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將俞

通淵陸涼滕聚復引衆赴之。成祖亦疲甚，得高煦兵合，
勢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
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
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朝
服躍馬溺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
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
追至鐔山，月槎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
降衆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頭降。魏國公徐
輝祖為殿，獨全軍還。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

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
邑皆望風潰鉉乃與參贊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死自誓
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成祖遂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
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
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
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成祖以兵
圍其城鐵鉉督衆悉力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
為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宥景隆罪不治黃子澄

慟哭諫曰景隆觀望懷二心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
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班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
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聽七月建文
君以方孝孺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勲增損洪武禮制又
改諸殿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
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
王論射城外請羅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祖賢之
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濟南已三月
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鉉詐令軍民出

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
門發 成祖幾為所獲下令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
兵破之姚廣孝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畜後舉 成
祖從之師還鉄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
文君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覲屯滄州 成祖既還師北平
十月聞盛庸兵漸北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為備乃陽
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

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况道地寒早士卒不堪此行何
意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
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
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
城墮圯日久天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
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
彼懈不備耳玉與能叩頭稱捷徐凱謀知北兵征遼東果
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成祖師至天津語諸
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梁竈坡等處無水彼必不

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一夜三更啓程一晝夜行三百

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啓程一晝夜行三百
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
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成祖麾兵
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
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
殺之送凱至此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成祖師次
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檣
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成祖謂諸將曰
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

屢勝見庸軍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
庸軍合庸麾兵大戰比兵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乃縱兵
圍成祖數匝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
其東北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
翼成祖出張玉不知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死
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比兵大敗是役也成祖數
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
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今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相加得免於害至是

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

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
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
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為意第艱難之際失
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
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
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
迨封榮國公河間王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
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 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
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

弛遂至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
 此豈子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初成祖師
 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
 前固已言之昌為文從兩日此後全勝矣二月成祖命
 僧修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曰奸臣橫加毒害我
 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為我而紀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
 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
 憂大業不成乎諸陣亡將士家父兄弟見之皆感泣收
 淚自奮曰人孰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擔謁

力奮且為死者雪恨耳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

力奮報且為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募勇敢以奮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怒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急其軍心所謂攻其所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今合遲速動合古兵法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

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勵衆褒死錄功使
 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恥此皆高
 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
 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鉄鉉皆
 可以當元戎之任總北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委一景隆
 暨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
 二心故遲遲退縮雖有平安懼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
 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大抵天有所興必有所誤
 故曰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君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等駐師真定成祖自東昌還師北平激勵將士召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受其制宜往禦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後不遵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指生者必生白溝之戰南軍退斃故爾輩得殲之此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

百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此指生必生也自今毋恃累勝之
功毋率累母巽悞庶幾可以成功諸將頓首受命 成祖
乃與諸將議所向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
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如攻城
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知矣今
真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必迎戰吾先擊
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今兩敵之間使彼合勢
夾攻吾腹背受敵柰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
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

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滹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真定多
為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為營成祖乃帥師進距
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
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
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馳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
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大潰慎勿
遂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闔矣明日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
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鉄

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
盾走騎兵入擣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于陣朱能
張輔等率衆並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
朱能等合勢擒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
歛軍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
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敵營
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啓兵接戰 成祖預
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遂擊太早故為所乘兵法曰窮
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擊之若必欲絕其

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闕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

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闔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
為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
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
尋也乃交兵 成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
往來衝之自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
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
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餘
萬級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盛
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

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先突陣見一卒為
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死吳傑等初自真定引
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 成
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為上策已出兵復歸避
我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
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
擁十萬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聞之今久不出將
有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忌庸成功今庸敗彼欲獨
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糧彼必乘虛來吾軍

敵不遠出俟彼將至即集衆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

散不遠出俟彼將至即集衆嚴師待之彼將落我彀中矣
即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又遣間入真定誘之吳傑等
果以兵來閏三月諜報傑等軍滹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
千里求戰患敵不出百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
則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吾坐受其故矣乃先策馬渡河
河水深麾騎兵由上流並渡遇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
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
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以

待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為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益力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縛樓高數丈登以望成祖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下墜而走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軍潰成祖麾兵四面感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鸞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

走入城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歲之貽子

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歲之貽子
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徇順德廣平大名
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
名獲敵諜者言朝廷已寤遂齊秦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
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
可信縱使姦臣已黜所調兵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言齊黃剪削宗藩知以大惡欲寘
死地雖屢號訴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
至每自摧衄臣不敢為喜每用傷悼比聞齊秦黃子澄皆

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姦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爾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無終為檢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急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以罷兵徃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欲婉其辭孝孺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嵩齎詔至師

成祖讀之見詔語肆慢語崑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
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崑濱行上何言崑曰上言殿下旦釋
甲謁孝陵暮即旋師成祖曰是人奸邪言已固夫三
尺童子猶不可給也拍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
給乎崑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崑為奸臣來游說誤我
請先斬之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崑天子命使爾等何
敢妄言崑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成祖恐諸將加害
乃留崑寘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
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夫子大父天子父

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
一旦為權奸說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為自救之計耳
幸蒙羅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
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

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
此言出於中誠天地神明監臨在上不敢欺也崑歸至京
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天
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竄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
孝孺默然崑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

誠如品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品受燕賄故為

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崑受燕賄故為
之說遂罷五月 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
北平餉道 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
許罷兵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
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
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
孺曰陛下果欲罷兵邪兵一罷散難可復聚彼長驅犯關
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
祖聞武勝下獄謂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

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為所擒哉彼軍駐德州
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被困若來
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
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等率兵六千詣徐
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
人插柳枝於背為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
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疑乃縱
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為熱魚鼈皆浮死
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索

守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餘
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
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
黨人命張禮率兵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
虛擣北平乃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
河由間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謀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
晝設疑兵張旗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汝
急趨入北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
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斬首數千級

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盛庸等南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今當別為一策聞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高煦狡譎惡之每讒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怒世子必還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可奮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曰臣有徒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久故知之孝孺遂為書貽世子今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衛千戶張安賚詣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并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君書至

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世子有密約
矣高煦從旁贊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
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
猶欲離間况君臣乎盛庸等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
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
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北
平股肱郡保定失即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
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
命孟善鎮保定諜報真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萬

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水不乏
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即得固守未易拔也遂率精
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圍定州 成祖謂
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
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
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寨軍多
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
之多淚下思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真定援
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峩巖山

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
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尤衆獲其將花英
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脫走遂破西水寨還師北
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為文祭從征陣亡將士及南師
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
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縱恣多殺戮百姓苦之成祖
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
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永平
城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

其言果敗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餘人至是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以舉兵故雄等頓首涕泣去成祖既西破大同東却遼東兵乃誓師厲衆為復出之計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擾保定易州成祖即下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成祖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恒恐南師乘間以擣根本之虛諸將為此策亦有見也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

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

房昭出紫荆楊文出山海以擣北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

屢已摧敗而遼東大同之舉文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

始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真定之將不以大衆連兵而徒

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 成祖乃得以從容破

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不臧乎大抵

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至相忌其成功者

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真定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

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我
成祖筭無遺策料敵如神如來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
能相救盛庸既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
邀餉道遣劉江之還保北平圍水西而測真定之來援掇
永平而誘揚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於上書自明猶秉臣節釋遣俘獲大慰人心豈非順
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

浙

鴻猷錄卷八

京山高低編輯

館 縉雲 鄭文俊門人劉傑 校正

長驅金陵

書

辛巳十二月 成祖復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祖難者在
安黎庶誅亂賊者必先仁義子出師為誅姦惡扶社稷安
生民而已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爾曹慎勿有所侵
害苟違吾命必不相宥矣乃駐師蠡縣復移營沙河召李
遠諭之曰吾駐師於此真定德州必出游兵偵我動靜爾

以輕騎八百往哨遇有兵擊之壬午正月李遠兵至藁城
 遇德州盛庸所遣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冰渡滹
 沱河半渡遠進擊之敵望見遠兵少歛退擊馬林間以步
 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
 軍奮擊之敵退失馬逐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葛進僅以身
 免捷聞 成祖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萬人
 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余具所部將士功以聞又遣
 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敵游兵擊敗之斬首七百
 餘級生擒其部將賈榮等 成祖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

病卒小道傍 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

病卒仆道傍。成祖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宜乘。」成祖曰：「人與馬孰貴？吾豈貴馬賤人乎？且彼為吾盡力而傷，乃棄不恤，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聞者莫不感泣。」乃進攻東阿、東平、汶上，皆拔之。擒其守將詹璟、薛鵬等。成祖下令諸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孟子傳孔子之道，其功德在生民與天地日月等。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有犯令侵及一草一木者，誅不宥。」師至沛縣，知縣顏環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為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

因賦詩書公署壁間以見志夜二鼓師至東門守將王顯
以城降師遂入環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
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自刎以從亡何將士擒主簿唐
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顏環父子屍葬之城
南沛縣既破師遂向徐淮游兵至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
容引譬慷慨不屈乃舍之省步入學宮召諸生相與慟哭
以頭觸柱而死二月成祖因久不聞南師動靜遣胡騎
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敵至鄰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
人欵台即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死轉餉

卒大驚潰擒其千戶二人歸。成祖曰：款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成祖兩出師，皆以諸路城未下，故師不得南進。至是有中官密報朝廷事情，請成祖勿攻城垣，徑擣金陵。金陵事定，諸城守無能為也。成祖復之時，師駐徐州，守將閉城不出。成祖欲驅兵南進，諸將曰：士卒多出取糧，今拔營去，倘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柰何？成祖曰：無慮。雖一人行，令城中亦不敢犯。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

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憤怒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
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成祖親率勁騎馳西
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壞溺死千
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有單騎往來城下城中
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將至閔子鄉遣使祭徐王墳
成祖下令戒諸將曰此予外祖墳墓及家在焉慎勿有所
侵擾違者不宥召王諸親族賜鈔慰遣之三月師趨宿州
成祖謂諸將曰敵綴我後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游
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裂隊徐

行彼穀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吳英先以數騎伏

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龔英先以數騎伏
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炮敵疑有伏猶豫未決之
頃爾師可渡矣銘往果遇敵兵萬餘徐行臨河敵衆來追
龔英連舉炮敵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成祖會宿州乃
進師蒙城渦河等處謀報平安領馬步兵四萬來成祖
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
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勅諸軍皆束
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
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矣按兵數日敵不至諸將以糧盡

請班師俟後舉 成祖不從曰彼遠來銳意求戰肯委之
而去邪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至則有必
擒之勢時迫暮令胡騎指揮款台以數騎往哨夜四鼓款
台還報敵營距師四十里旦必至 成祖乃令王真劉江
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
王真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于地使敵
往取亂之真等果與平安軍遇相接戰敵追至擲囊草餌
之敵衆以為棄物競取之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
還走 成祖亦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 成祖以

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仄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

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胡騎指揮素驍悍
被召入京師遂隸平安麾下至是力戰持稍直犯 成祖
相距十步許 成祖令胡騎擁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生擒
火耳灰者其部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擒持
稍突陣來援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 成祖率兵
追之斬首數千級生擒驍將林帖木兒等餘降者皆縱遣
之諸將入賀且謝曰臣等自今不復敢料事矣向如臣言
大北機會罪安逃乎 成祖曰事機偶相乖耳自今有欲
言之勿懲此而遂隱默安危所與卿等同之也是日

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 成祖遂以師
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
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
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其餉舟甚衆清還敵衆圍之
成祖見清旗幟亟馳往援出仍出入敵陣火耳灰者翼之
斬殺敵數十百人敵衆披靡敵欲南遁 成祖常以騎兵
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其守淮兵數千人四月
成祖令陳文為橋渡師南師至 成祖親率騎兵與戰陳
文敗沒南師奪橋布陣河北 成祖與張武等合勢擊敗

之斬首二萬餘級滿死 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

之斬首二萬餘級溺死者尤衆生擒其裨將丁良宋彬於
是南師軍橋南 成祖師軍橋北相持數日南師乏糧
成祖留兵守橋率衆乘夜東行三十里潛渡河繞出敵後
比旦敵始覺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畧相當明日
敵遁去 成祖率師追十里及之敵駐師為營塹以自固
諸將以盛夏暑雨蒸濕乏糧餉又戰小却多請班師或欲
擇地休兵俟麥熟觀釁而動 成祖不從時惟朱能曰用
兵豈必常勝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戰屢敗終興自
舉義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沮但當為宗社

計整兵前進耳 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吾意衆論猶欲
還渡河 成祖怒曰欲渡河者任所之諸將乃不敢言謀
報南師糧運將至 成祖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
之乘其兵分勢弱擊之彼必不能支乃遣朱榮劉江率輕
騎截其餉道戒勿與鏖戰引漸近即馳來報南師欲移營
就糧 成祖以兵綴之晝擾其樵採夜令勇士劫營使不
得息亡何朱榮報南師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六
萬護之為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成祖遣萬
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數萬于林間戒以俟敵戰疲即出

擊乃親率衆往逐敵悉衆來戰 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

擊乃親率衆往逆敵悉衆來戰。成祖以騎兵夾擊橫貫其陣，斷敵為二，敵大敗，棄糧走。乘勝追擊，擒斬幾二萬人，盡獲其糧。何復以兵來援，所遺萬人與戰，稍却。伏兵突出奮擊，成祖亦還兵蹂其後，復大敗，俘斬無算。何復還走其營，塞壘門固守。成祖曰：「是欲遁耳。」復見兵敗，糧乏，氣大索，果下令。期旦日聞砲，擐拔營去，就糧于淮。明日，成祖親率衆攻其營，諸將奮勇先登，砲三震，敵衆誤謂已斃，舉當拔營。遂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大亂，人馬相蹂踐，填壕壑皆滿。成祖師生擒將平安、陳暉、馬溥、徐真孫。

成等三十七人監軍文臣暨宦官等一百五十餘人降者
無筭悉縱遣之諸將不敢妄殺一人乃遣使送陳暉等還
比平五月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成祖謁祖
陵泣曰橫罹權姦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期終相克清奸慝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
勞遣之師抵淮南師盛庸列馬步戰艦淮南岸成祖命
諸將艤舟編筏揚旗鼓譟若將渡者敵望見大懼嚴陣以
待成祖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
潛以小舟渡師繞出敵後砲擊敵大譙愕福等突陣奮擊

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下掖之營舟單

敵衆大敗棄兵仗走盛庸股慄不能騎其下掖之登舟單
舸走師遂渡淮駐南岸盡獲其戰艦輜重是日進克盱眙
成祖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逼其援兵乃以師
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
險或欲以淮陽為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遂
可渡江無後顧憂 成祖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不易
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種糧足若攻之不下
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
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下既得真揚則淮安

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東取鎮江常州遂舉蘇松以
及浙江西下太平撫池州收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
久則必有內變於此時索取奸臣事窮勢迫誰能固匿者
然後謁 孝陵朝 天子敷寫衷曲以白此心而後 皇
考之舊章拔諸王於困苦清朝廷以安宗社與鄉等還守
舊藩足矣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
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 成祖師將至議舉城降其御史
王彬別將崇剛等知禮有異志執禮下之獄及吳玉至禮
宗族及千戶徐政等聚眾出禮於獄遂開門降王禮縛王

彬崇剛赴軍門見成祖慰撫之令禮同吳庸率兵前諭

下高郵通泰諸郡令集舟備渡江師至高郵適刑部尚書

侯泰先運糧至淮安兵敗還京至高郵遂被執京師聞北

師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

入援許觀往安慶叔英知事圖去乃沐浴具衣冠賦絕命

詞自縊死高郵守將王傑等以城降成祖駐師江北朝

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建文君下

罪已詔遣使四出徵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建

文君問計所出對曰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

至長江天塹北軍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
建文君從之乃遣慶成郡主詣成祖言割地事郡主
成祖從姊也成祖見郡主慟哭曰父皇陵土未乾我
兄弟頻見成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一入讒臣之言如膠
漆不可解至親雖傾肝鬲如水沃石我今之來豈得已哉
言已復哭郡主亦泣下不能止成祖問周齊二王安在
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成祖益悲不自
勝郡主徐申割地之議成祖曰吾所受皇考封土且
不能保割地何用吾此來欲得姦臣耳志在清朝廷安宗

社土地自有 皇考所命富貴足矣不願復增但得姦臣
之後謁 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
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姦臣欲緩我侯遠方兵
耳我豈為所欺哉郡主默然辭歸 成祖送之出曰為我
譏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姦臣所惑耳
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
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建文君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柰何
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舟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
飛渡哉六月吳廣等集高郵通泰諸郡舟於瓜洲朝廷大

臣多遣使來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都督陳宣具舟至江
上來迎 成祖乃祭大江之神擔師曰子與若等不得已
為救禱計賴天地宗廟之靈至此天行百里者半九十若
等勉之吾至此姦臣已亡魂魄然困獸猶鬪不可不慮京
師宗廟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但持兵來拒者
殺無赦此外秋毫不可有犯令軍民皆 皇考赤子務在
安輯違者以軍法從事乃率師渡江舳舻相銜旌旗蔽空
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
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 成祖

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遂潰追奔數
十里斬首數十萬級庸軍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
徑薄京城 成祖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
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
江中鎮江城望見譙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
童俊遂率衆來降 成祖駐師龍潭望鐘山愴然下淚曰
予往渡江即得入見吾親比為姦臣所禍不渡此江數年
矣今至此吾親安在瞻望 陵寢是以悲耳諸將聞之皆
泣下建文君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庭

之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
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毆景隆
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
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民入城城外積木皆令
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晉建文君從之盡役軍民商
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於
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相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
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休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
守城門遣李景隆等詣師中仍申割地之議觀其虛實以

寺愛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

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一死戰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
士馬以為後舉建文居然其計乃遣李景隆與尚書茹瑺
都督王佐詣龍潭入見成祖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
厚景隆等惶恐叩頭不能出書語成祖曰公等有所欲
言第言之景隆等良久乃以割地講和為請成祖曰公
等欲為說客邪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
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
考混一天下為天子諸子已裂土分封各有定分割地之
說何所自出此又姦臣之計也吾今來但欲得奸臣耳公

等歸奏上但姦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 孝陵歸奉
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吾心明如皎日不敢欺也
景隆等歸具陳其說且言必欲得罪人建文君令景隆等
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于外候執至來獻景隆等趨建
文君令諸王與偕既至 成祖見諸王愴然泣下相勞苦
諸王具述建文君意 成祖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當否
如何果主上意抑姦臣之謀乎諸王皆曰大兄洞見矣諸
弟來豈得已哉 成祖曰吾來但欲得姦臣耳不知其他
遂賜宴遣歸建文君見事急又齊秦黃子澄等皆假竄逐

出募兵不任事乃罵曰事自汝輩今乃皆棄我去邪 成
祖下令申戒將士入城之日不得擅入民家有所侵擾違
者功高必斬是月己丑師次金川門時谷王守金川望見
成祖至即開門出迎 成祖嘗師入城中父老夾道迎拜
將士入城民按堵秋毫無犯圖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
害周齊二王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王初不知見兵至惶
懼既知為 成祖所遣乃喜曰吾得免矣遂來見 成祖
迎之入見相與慟哭周王曰奸臣剪戮我兄弟賴大兄救
我今日真再生也言訖哭不止 成祖諭止之與周王並

纒至金川門下馬登樓 成祖具言被護羅禍不得已舉
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群臣俱來詣 成祖
朝見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嘆曰我何面目相見
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
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 太祖顧命時以
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
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為
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于廣西守臣送之入京
云 成祖望見宮中大起壘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

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後死火中中使得後餘燼以
為建文君也還白 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邪吾來欲
豈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
修解縉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脩詣學宮自縊
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
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濟泰黃子澄初假竄遂至蘇
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
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 成祖在師中諸臣言
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詔孝孺持亡國斬衰

服哭學宮執之來 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
王死當如何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
死有成王之子在 成祖詰問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燭謂
之曰此皆汝輩所為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
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圖令戒轄將士慰撫京師有
一卒取民間屨者立命斬之冷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塋議
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

論曰 成祖之靖難與 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不
同 太祖與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而

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群
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比逐元君如摧枯拉朽然
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 成祖以太祖之嫡子
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成
敗為向背耳若復攻城畧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
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
吭之兵也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畜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
有不服者哉此 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

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謀事不當故耳
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馭得其柄今帷幄
之筭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
先於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元非禦侮之才平安有
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閫之任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
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
而其為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
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
之畧哉至若齊黃身發大難之端而卒逃其難罪浮晁錯

矣惟方孝孺委身徇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
景隆為文武全才致僨國事及河北已失大事已去猶循
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
而才不足乎

入正大統

圖

書

壬午夏六月丙寅建文君既出走衆謂焚死 成祖命有
司發喪治葬駐師龍江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成祖即大
位 成祖曰予始邁于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姦惡安
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于天今纘

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
群臣皆頓首固請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
况殿下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
太祖萬世之鴻業永有所託天下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
讓孤天下望成祖不許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成祖曰
吾與爾等初舉義盍免禍難耳敢冀富貴邪不聽戊辰諸
王暨文武群臣連上表勸進成祖猶不允曰昔元祚衰
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噬百姓無主天命我皇考平定天

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鴻業封建子孫維持萬世豈
意棄臣民未久奸臣恣其兇謀屠剪諸王將危社稷予時
以病故志耗力疲冀高枕以終餘年一旦以兵見圍令人
震懼不知所措國中群臣咸謂 皇考創業艱難陵土未
乾諸王次第被罪吾輩何辜不能束手就戮予方徬徨惴
懼顧望求生而天下之兵日復見逼形迫勢危故不獲已
艱辛百戰幸出一生於萬死以畜清姦惡匡少主吾之本
心如此而已少主不亮自絕于天諸王群臣交詞勸進夫
天位至重吾豈虛為謙讓誠念 皇考創業之艱欲推擇

諸王中才德可奉宗廟者立之主上得人天下之福予雖
北面永無憾矣諸王群臣頓首固請曰殿下德為聖人仁
居嫡長當承洪業以安四海天命有在孰得而辭望 殿
下早正大位使臣民咸有所依不宜徇匹夫之謙以孤天
下之望 成祖猶固辭已已諸王群臣請不已 成祖乃
駕出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 殿下先入城邪先謁
孝陵邪 成祖大感悟遂謁 祈孝陵畢歔歔感愴悲不能
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群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
成祖登輦軍民父老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 成祖曰諸

王群臣既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
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群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
天殿即皇帝位諸王文武群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
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復周王
橚齊王榑各封爵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
政令條格悉復舊制復諸殿門舊名錄用建文中所罷斥
諸臣馬興張得李諒蓋諒等擲皇帝親親之寶陞燕山諸
護衛為金吾羽林等衛俱親軍指揮使司追封故都督徐
增壽為武陽侯增壽徐達第三子靖難師起增壽居中效

忠勤特至嘗事洩建文君閑之內及上至金川門建文
君將焚宮左右梓增壽至殺之
上特加悼故追封後復
加推誠守正武臣進封定國公子孫世襲陸丘福朱能鄭
亨徐忠張輔陳圭孟益李彬王忠火真陳賢李遠郭亮房
寬徐理唐雲陳旭劉才俱都督同知僉事等官贈張玉譚
淵等官爵甲戌上下令戒諭群臣丁丑執齊泰黃子澄
至并執方孝孺至闕下
上數其離間罪孝孺有拍斥語
上曰吾能夷人九族孝孺曰雖十族何畏乃斷其舌磔于
中以孝孺魯所善朋友為一族誅之按誅齊泰黃子澄始

子寧及蘇州知府姚善侍郎郭任卓敬尚書鈇鉉陳迪暴
昭等俱磔戮于市夷其族連坐死者數千人獨孝孺所連
及八百四十餘人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御史魯鳳按察
使王良皆自殺餘多棄官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方文
武勸進時獨輝祖不屈上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
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奏詞子孫得免死耳上大
怒然以勲戚故止削爵秩勒歸私第駙馬都尉梅殷往為
建文君帥兵守淮盡心乃事及上入正大位諸守將皆
釋兵入覲殷猶擁兵淮上上令寧國公主以書招之回

始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尉勞苦兵間對曰勞而無功
徒自愧耳 上宥之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于
園陵建文中謚懿文為孝康皇帝陞祀太廟至是以禮官
議改仍舊號遷其主歲時致祭如常儀七月朔郊祀天地
預告祭 太祖配享樺前師中 所擒都督陳暉楊文韓觀
黃中等縱所領將士各還其誣民兵悉放為民僉都御史
景清覘知建文君出亡志奮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
清恒箴利劍衣衽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有星色赤犯
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新緋衣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

羅前已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尋所截利劍青知謀不遂

躍前犯駕 上譙命左右執之得所截利劍清知謀不遂

奮躍嫚罵 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噴

及御衣乃剥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 上

夜夢見被清仗劍逐逼晨過繫屍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

三步如欲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先墓所連

及甚衆延于鄰境云都御史陳瑛請更罪建文中用事諸

臣 上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

九人中朕多宥而用之今汝所言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

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遂悉置不問九月封賞奉天靖

難諸功臣封丘福淇國公歲食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
公歲食祿二千二百石張王子輔新城侯後進封英國公
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歲
食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恭宣侯益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
並食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
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
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
雲陽伯譚淵子譚忠新宣伯後續封李彬豐城侯陳懋宣
陽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

陳志遂安伯並食祿一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房寬房勝
才茹璫王佐陳瑄俱封伯子孫襲指揮使等官餘將士各
陞賞有差始開內閣命解縉等七人居閣中典機密備顧
問癸未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及行
部官改北平府為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群臣議營建
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
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壽山以將葬仁孝
皇后也其後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
奇等輔太子監國上出塞親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

皇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
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

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云

論曰我成祖之興雖天命之有在亦人事所宜然者建
文若無大過然仁柔無斷事每牽於彌文太祖百戰以
成一統之業群雄雖剪反側未安豈宜以蕩蕩之德臨之
哉非成祖之聖神文武兼創守而靖華夷則不有外變
必有內釁已故迄今二百年海內得相安於無事者則
太祖開創之功成祖戡定之畧並垂于不朽云至胡奪

宗藩一事非盡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遂聽人所為
迨釁孽既成形迫勢蹙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國初
有言殺運尚當三十年未除豈其數當然邪乃成祖謂
陳瑛曰朕初舉義不過誅姦臣齊黃數輩餘人多宥而用
之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盡忠于太祖故盡
忠于建文朕非惡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
法耳觀成祖此言豈深有藏怒宿怨于心哉使當時諸
臣正有能將順救止其間則方孝孺輩或不至受禍若是
之慘也惜其不聞有一言之諫而顧有獻讒譖如陳瑛輩

者豈不可悲憐哉

三犁虜庭

己丑永樂七年

上既幸北京邊將奏元遺孽本雅失里

偃疆漠北時入寇擾邊陲

上以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

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

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帥師北征福等陞

辭 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

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等出塞至臚

胸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首一人福飲勞

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將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
餘里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信其言喜曰可疾
馳擒之時大軍尚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
信宜且駐師候諸軍至先遣精騎往覘其虛實而後擊之
庶不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虜酋為鄉導率衆徑薄虜營
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
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倘
進不利柰何陸辭時聖諭諄切將軍忘之乎王聰亦力言
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麾士卒進諸將不得已從之行亡

何虜衆大至圍之福兵衆寡不敵為虜騎所蹂遂敗遠聰
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俱為虜所執死之全
軍皆沒事聞上大悼恨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
征北虜以其久在兵間謂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拒
拂衆論不候大軍至以孤軍輕薄虜營安平侯等泣諫不
從不得已隨之往遂皆陷沒虜中損威辱國如此若不殄
此虜勢益猖獗為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
國家之事爾當慎重毋忽遂命選兩京諸省衛騎兵共十
餘萬各賜鈔給行糧期明年二月集北京隨征十月詔戶

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

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 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
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
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議用武
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過十日程築一
城又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候軍回 上然
之名所築城曰殺胡城庚寅八年二月以 皇長孫留守
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車駕遂
親北征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皆從行三月出塞至清
水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

有泉湧出甚甘列軍中賴以不困 上取親嘗之賜名神
應泉四月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師次濶灤海其
水周迴千餘里五月至翰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
里率眾拒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
羊等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虜酋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携其家屬遠遁
時熱甚乏水泉軍士有饑渴死者遂收兵還營師次擒胡
山上令群臣勒銘於山曰瀚海為鑕天山為鐔一掃胡
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錄六師用殲醜虜山

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令以所儲供御糧炒

散給之下令軍中糧炒多者許借債還京日倍償其直軍

中賴之 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

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還次開平宴勞將士 上曰朕自

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

寧已之七月車駕還至北京十月還京師辛卯九年十二

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相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

各為類則易制若併為一則勢大難畜矣 上然其言乃

不許壬辰十年虜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其
族答里巴而馬哈木實專任事癸巳十一年七月阿魯台
復遣使內附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
乃封阿魯台為和寧王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遂朝貢不
至甲午十二年二月上議親征馬哈木命安遠侯柳升
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等分率大軍都督
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
月至撒里怯兒地馬哈木及虜酋太平把秃孛羅等帥衆
逆戰上麾諸將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河復

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馬哈木北遁去遂班師還至飲
馬河阿魯台遣使來見具言其病不能朝上遣使賜米
百石驢羊各百又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八月車駕還
北京乙未十三年十月馬哈木遣使來貢馬謝罪虜使言
馬哈木欲候冬襲阿魯台十二月上勅邊將嚴為備禦
丙申十四年十月上還京師丁酉十五年三月上如
北京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
以北京為京師辛丑十九年二月阿魯台寇寧夏十一月
上以虜叛服不常議將親征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糧

餉不足未可興師乃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曰邊
糧僅給將士備禦不足給大軍且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
儲什喪八九况又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
憚令原吉往視開平邊餉亡何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
賓等同上益怒即令衛士馳召原吉還未至先籍其家
衛士至開平促原吉行原吉方經理邊餉曰師行糧食為
重稍候經理有緒即行死吾所安不以累公也原吉至與
吳中俱繫內庭獄方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譖賓
中原吉等險邪誣罔上信之戮方賓屍又欲殺原吉楊

崇力救獲免壬寅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與六卿議
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命隆平侯張
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總督兼車運驢運分遣官各部領
部車運三十六人部驢運三十五人後運行稍後俱車運
命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總督分部二十七人共用驢
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
糧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乃
出師次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師次龍門雲州五月次
獨石至威虜堡六月次通川甸至玉沙泉七月次殺胡原

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棄其駝馬牛羊輜重于濶灤海之

側與家屬遠遁乃盡燔其輜重收所棄孳畜班師還詔諭

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

之逐簡少騎分五道馳至屈列兒河虜驅其孳畜西奔

上麾兵追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復追抵其巢穴擒斬

虜酋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馱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

還京師癸卯二十一年七月諜報阿魯台將復寇邊上

召諸將謂曰朕將先駐師塞外待之出虜不意可以成功

遂部分諸將以寧陽侯陳懋為前鋒出次宣府九月朔師

至少成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

至沙城虜酋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
台為瓦剌虜酋脫懽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大潰
無所屬今聞大軍至即率餘衆遠遁矣乃授阿失帖木兒
等千戶等官十月師次上莊堡陳懋等偵知阿魯台在飲
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寇山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
率衆來歸懋引之入見上喜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
之乃封忠勇王賜名金忠其部屬皆授官有差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降虜金忠誥券厚賞賚之并賜其部屬金
幣牛羊芻米等物甲辰二十二年金忠屢請討阿魯台且

願為前鋒自効 上乃諭羣臣諸將且勅邊將整兵以候

師期四月 車駕復親征命陳懋暨金忠為先鋒五月過

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道 上詔諭楊榮金幼孜曰朕

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

茲寇乎榮幼孜上言宜承天意赦虜罪班師 上乃遣使

往諭虜衆六月師進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皆大漠無一

虜騎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亦無所遇且糧運不繼遂

命班師七月還次翠微岡十七日庚寅師至榆木川上

崩楊榮金幼孜暨中官馬雲孟驥等諭諸將秘不發喪括

軍中錫為柙以歛遣楊榮先馳報 皇太子皇太子遣皇

太孫奉迎梓宮八月初十日還京師

論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
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
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敵中國之力哉
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晚
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
一問其罪我 成祖北瀟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
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

馬哈木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我師得以摧
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
故我師又得以奏濶灤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利漢
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
俺答最強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
臣之間多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
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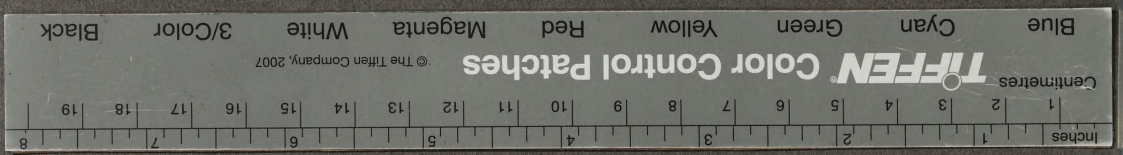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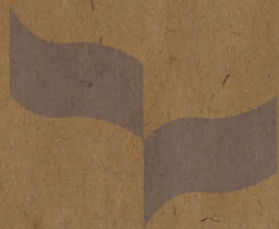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3004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